



中產階層需要代言人嗎？

馬逢國議員在「香港中產階層面對的挑戰」研討會上之演詞全文（25-06-2000）

1. 中產人口 逾三百萬

今天研討會的題目是「香港中產階層面對的挑戰」，但甚麼是中產階級呢？這個問題很難有一個明確、統一的定義，不同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界定，例如收入、擁有的資產、教育程度、職業、消費模式、個人心態和生活習慣等。但我們一談起中產階層，大家心目中都會大概明白這是指社會上的中層人士，相信在座之中，多數人都會覺得自己也是中產階層的一分子。他們既不屬於草根階層，毋需接受政府的福利，也不會像大商家般家財過億。而這些中等收入人士通常都是一些專業人士，或是公司管理及行政人員，以及中小型企業的東主等。

若我們以職業類別和收入等級劃分全港 355 萬的勞動人口，根據政府統計處 2000 年 5 月發表的第 25 號專題報告，這批中等收入的專業和管理人員，大概佔三分之一，即超過 100 萬人。若加上他們的家庭成員，人數可能多達二、三百萬人以上，即全港人口的三至四成。當中還未包括全港共 28 萬間中小企業的東主。

2. 行業中堅 稅收來源

這批中層人士通常都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不少人更有專業資格或事業基礎，即使沒有接受專上教育，他們也會憑著個人的努力，獲得一定的事業成就，在各行各業都擔當骨幹角色，不少人在三、四十歲，甚至更年輕時已穩佔其行業的中堅位置。隨著香港邁向知識型社會，專業人才需求日切，中產階層在社會上更顯得重要。

在公共財政方面，中產階層作出了相當重要的承擔，以 97 至 98 年度為例，在繳納薪俸稅的 130 萬人之中，月入由一萬五千至八萬元的中層人士，佔了六成以上，每年繳交的薪俸稅也超過 180 億元，佔全年薪俸稅收總額的六成多。若再加上中小型企業所繳付的每年的利得稅，數目肯定會更龐大。

另外，政府每年的收入之中，有相當部分來自賣地，這些錢由誰來付呢？最終還是置業人士，當中大多數是中產階層。

由此可見，中產階層無論在社會的經濟和政府的收入來源上，都擔當著極重要的角色。

3. 自力更生 默默耕耘

香港的中產階層還一個特色，就是不少人都來自中下層家庭。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經濟起飛的過程中，他們憑著個人的努力而取得較高的教育程度，並在事



業上經過一翻苦幹，然後才能晉身中層。

在這個過程中，這群人都是憑自己的努力而獲得成就，因此他們自主獨立的思想較強，再加上他們的職業和收入往往都相對地較穩定，不少人都擁有自己的物業和一定數目的積蓄，生活也較安定，故他們往往不會要求甚麼社會福利，生活上遇到問題時也盡可能自行處理。例如私人屋？的管理工作，要靠自己組織業主立案法團；就是失業，他們也寧願靠自己積蓄渡過難關，絕少向政府求助。

換句話說，這批中產人士對社會一直都是付出的多，取回的少。「自力更生」向來都是中產階層的作風。然而，在新一輪的經濟轉型之中，香港的中產階層卻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4. 樓市疲弱 積蓄貶值

談到中產階層的困境，我想近期大家談得最多的大概都是負資產的問題。金融風暴至今，樓價已急速滑落至 92 至 93 年的水平，相比 97 年高峰期時，平均跌幅達五成，較早前一些地產公司的統計，單在全港三十一個較大型的屋苑，總市值已消失四千億元，涉及業權達十五萬戶以上，當中絕大部分都是中產階層。

其實，中層人士向來都是樓市的受害者。他們絕大部分都只希望置業安居，並以此作為儲蓄保值之用。他們在樓市高峰期，眼見樓市持續急升，為怕將來成為「有殼蝸牛」，節衣縮食也要及早置業。但在樓市急跌後，他們的積蓄卻化為烏有，甚至要背負一身債項，成為了「爛殼蝸牛」。由於物業失去保值能力，當這批人為已按揭物業供款期滿後，已人到中年，即使將物業出售亦會虧蝕一大筆錢，到時他們憑什麼改善生活質素呢？如何安渡晚年呢？

另一類受影響者是中小型企業。這些企業的東主通常將物業按了給銀行，套取現金周轉。但樓價下調導致銀行削減信貸限制，令這些公司陷入困境，可能被迫要結業裁員。

5. 經濟轉型 禍及中層

中產人士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就業保障。以往香港的製造業北移，受到最大影響的往往是低技術的工人，但在新一輪的經濟轉型之中，不少中層的管理人員亦受至影響。雖然在近期的資訊科技熱潮下，科技人才炙手可熱，薪酬隨時可以翻幾番，但這情況只限於個別行業。不少傳統企業的中層人員，即使有幸避過裁員的厄運，也要被迫減薪、減福利，工作量亦有增無減。

隨著近年的資訊科技日趨發達，電子商貿亦日漸普及，商業往來的方式也有所改變，一些專業和管理人員即使擁有多年經驗，若趕不上新科技的步伐，也隨時可能被淘汰。在這情況下，他們應該如何裝備自己呢？

全球經濟日趨一體化，中國又即將加入世貿，香港的中小型企業一旦跟不上市場型勢的變遷，就須面對如何生存的問題？

6. 教育改革 無權參與

中產階層也特別關心子女的教育，為了讓子女獲得最好的教育，他們可以通宵達旦的排隊輪候幼稚園入學申請表；又或像孟母三遷一樣，搬到最多中、小學名校的地區居住；部分人更可能自掏腰包，將子女送到外國，希望他們入讀最好的大學。

政府近年推行連串的教育改革，希望改善香港的教育質素，但家長的意見是否有獲得充分考慮呢？家長應否在校政上有更大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呢？

以上幾點只不過是中產人士所面對的部分挑戰。其實中產階層最大的困境，可能是他們一直缺乏真正的代言人。

7. 爽心階層 易被遺忘

工商界不滿政府的措施，大可以直接向政府投訴，甚至可以用投資的決定向政府抗議；低下階層人士生活上出現困難，政府和不少的社會服務團體可以提供幫助；工人遇上勞資糾紛，往往有工會代為出頭。但有誰可以代表中層人士說話呢？

自從八十年代香港開始發展代議政制，引入各級直選後，不少政黨紛紛成立，並以代表基層利益為己任，令低下階層的聲音得以進入建制，與工商界抗衡。反觀中產階層，雖然他們佔了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也是各行各業的中堅分子，但他們不單要在經濟上做「夾心階層」，就是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也微不足道。

事實上，香港中產階級的組成相當複雜，包括各行各業人士，再加上他們一向都傾向以溫和、理性的方式，自行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不甚熱衷激烈的街頭政治運動。即使對社會或政府政策不滿，往往只會保持緘默，逆來順受。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往往是最容易被遺忘的一群。

8. 信心動搖 前車可鑑

然而，這並不表示中層人士的聲音是可以忽略的。回顧 97 年以前，香港每年有四萬多至六萬多人移民海外，當中不少人是專業和行政管理人才，令香港面對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但近年這批人對香港的前途恢復信心，紛紛回流。入境處估計，目前香港最少有 11 萬多的回流人士。

但在新論壇最近對中產階層所做的一次調查中，有兩成半的被訪者最擔心問題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或多或少反映出一些中層人士對政府的信心已開始動搖。



我們希望這情況不會蔓延，希望經濟增長數字很快能在廣泛的社會經濟活動得到反映，否則試想中產階層一旦對香港的前景或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失去信心，再次掀起移民潮，對香港造成的衝擊會有多大呢？

9. 西方經驗 可作借鏡

其實，在所有經濟發達西方國家，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影響力，絕對不低於工商界和基層。這些國家汲取了過分偏重某些階層利益的教訓後，都明白到必需兼顧上、中、下層的利益，社會才能持續、穩步的發展。從這個意義看，香港的政治舞台是個不完全的舞台。

以英國為例，六、七十年代工黨政府過分推行福利主義，工人和低下階層的福利的確大幅改善，但同時亦破壞了社會的投資環境，政府也要背負嚴重的赤字，不單中層人士要承擔沉重稅項，就連整個社會亦要承受惡果。

79年保守黨在大選中取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大力鼓吹自力更生，削減不必要的福利，紓緩稅收壓力，結果得到中層人士支持。時至今日，你們看看再次上台的工黨政府，他們的福利政策標榜著「權利與義務並重，迎合現代社會」，福利制度除了要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需要外，還要倡導「自食其力」；再看看他們的經濟政策，強調的是全民就業，透過增加生產力以提升生活水平。這不就是中產階層人士一貫的態度嗎？

我們這樣說，並非表示香港應該削減低下階層的福利，也不是說政府應該向中產階層提供更多好處，我們也不認同某些傳媒所指，提出穩定樓市措施，便是要求政府托市，幫「炒？樓」的業主翻身。事實上，中產階層一直沒有改變其自力更生的作風，我們只希望政府多聽取中層人士的聲音，廣納民意，不要忽略這群沉默的大多數。

10. 均衡參與 確保繁榮

我們相信，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每一個階層的利益必需得到充分照顧，意見也要在建制內得以反映，經濟才得以持續發展，社會才能繁榮富裕。

我們也相信，中產階層的利益與社會上各階層不單沒有矛盾，而且還是唇齒相依的。試想沒有優秀的專業和管理人才，工商界怎會有的良好的營商環境呢？中層人士失去消費信心，零售、飲食，以至交通運輸和其他服務行業也難以興旺，低下階層何以維生呢？目前香港有28萬間中小型企業，佔全港公司總數的98%，若這些企業不能趕上時代而紛紛倒閉，失業率會攀升到那個水平呢？

新世紀論壇的口號是「凝聚中層力量，維護整體利益」。我們不敢說可以代表所有中層階層人士的利益，但我們希望提供一個的渠道，讓這群在社會上一向保持



沉默的中堅分子能集合起來，以理性、知識為本的態度表達意見，發揮其影響力，也令到社會上各階層都能共享繁榮的成果。

我們也希望今日的研討會是一個好開始，讓更多中產人士明白到他們不是無助的一群，也讓政府知道我們這班中層人士的心聲是不可忽視的。同時我們亦相信只要政府能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不要施行對中產人仕特別不利的政策，他們一定會努力適應新經濟轉型，為個人及社會創富，成為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並與社會各階層共同努力建設一個和諧、繁榮的香港。